

前 線

亞·柯涅楚克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前

線

三 幕 劇

前
線

著者 亞·柯 涅 楚 克
譯者 蕭 三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296) 本書字數76000 印刷0001--5000

31''×43''1/32 印張4³/₈ 定價4,400元

『前線』譯本第三版序言

亞力山大·耶甫多基莫維奇·柯涅楚克一九四二年寫的劇本前線，我於一九四四年譯成中文，在延安的解放日報連載，並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區的舞台上演出，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這個劇本的單行本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延安新華書店出版之後，一九四六年在張家口新華書店又重版了一次。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打算再版，譯者在重新校閱一次稿本之後，願意在這裏寫幾句話。

在前線劇本裏，亞·耶·柯涅楚克用諷刺的筆法，刻畫一個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高級將領（前線總指揮）戈爾洛夫，他過去在內戰時有過功勞，爲人也忠實、勇敢，但他不懂得現代戰爭，而又不肯學習以求得進步，不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改進工作，却驕傲自滿，擺老資格，終於被撤職。

作者同時又用讚揚的筆法刻畫一個年輕有爲的軍長，他年輕，但肯從現代戰爭中學習、進步，比他的上級（總指揮）看得遠。他違背總指揮一道可使全軍覆滅的糊塗命令，

但得到中央的同意，打了勝仗，最後他被任命爲前線總指揮。

中國的古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圍繞這兩個人物的其他一些人物，作者也描寫得真實、具體。戲情的衝突、矛盾，表現得都很突出。

這個劇本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在真理報上連載。真理報、消息報、青共真理報同時發表文章，介紹這部劇作。在蘇聯舞台上演出多次。

延安和當時各個解放區拿這個劇本作爲整風學習運動的借鑑。

現在，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版這個劇本是有其意義的。這個劇對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仍然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和政治價值。我國正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今年已是我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的第二年。進行這樣偉大的建設事業，除了忠心、毅力之外，還需要許多新的、過去我們不知道的知識和學問。像前線裏戈爾洛夫那種不肯學習的態度，是一定要落後和被淘汰的。前線劇中人米朗·戈爾洛夫，總指揮的弟弟，飛機工廠經理，說的很好：

要向無知識的蠢人們和軍事上的愚昧無知宣戰、作鬥爭。

他談述蘇聯實行五年計劃初期的情形時說：

……起初，在許多工廠裏和托拉斯裏都用一些老的、有功勞、有威望的同志作經理。他們拿

自己起了繭的手，大的嗓子，和堅決的講話來自己吹噓自己，但是技術上的事，他們是不知道的。也不願意知道，不會管理工廠。到處吹他們的貧農出身，但是不願意學習，不願意拿新的經驗來擴充自己舊的知識。結果怎麼樣呢？工廠的工作做得很壞，因為差不多到處都是這些所謂『有威望的』、自高自大的門外漢。假如黨中央沒有趕緊糾正過來，沒有派許多工程師、技師、內行的人去領導這些企業，那末工人們一定會說：你們這些老的所謂『有威望的』人們，假如不會當家，就滾你媽的蛋吧。這是事實。那些不學無術的門外漢，無論怎樣喊叫，誰也不擁護他們。人民歡喜和要求內行的和聰明的領導者。

擺老資格、自高自大的害處，還有比前線裏所描寫的更進一步的危險。今年二月中，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說：『……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着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這些話也是戈爾洛夫的寫真。如果戈爾洛夫的錯誤不及時糾正，不免他的職，那末

他那種『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那種『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也很可以發展成爲破壞黨和軍隊的團結的罪人。

因此，現在重印前線這個劇本，除作品的文學藝術價值外，特別是有其政治的價值。我們的幹部們，特別是高級幹部們從前線裏是仍然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

蕭 三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

目次

『前線』譯本第三版序言·····	一
前線·····	一
附錄·····	一
重版序·····	一一
我們從柯涅楚克的『前線』裏可以學到些什麼？·····	一一
斯大林文藝獎金獲獎劇本柯涅楚克的『前線』·····	二七

前 線

登場人物

戈爾洛夫 前線總指揮。

蓋達爾 軍分會委員。

布拉戈恩拉沃夫 前線總指揮部參謀長。

歐格涅夫 軍長。

科羅斯 騎兵集團司令。

阿爾利克 軍政治部主任。

烏季危節內伊 前線總指揮部情報處長。

烏爾洛夫·米朗 飛機工廠經理。

戈爾洛夫·謝爾潔伊 近衛軍中尉。

斯維秩卡 近衛軍上校。

客里空 特派記者。

梯希 前線報編輯。

亞斯塔平科 近衛軍上士。

果美樓里 近衛軍下士。

巴史雷可夫 近衛軍中士。

沙雅美托夫 近衛軍下士。

瑪露霞 女護士。

赫利朋 前線通信聯絡處主任。

麥斯特內伊^④ 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別程卡 戰士甲。

格魯斯特內伊^⑤ 演員。

副官

指揮員們，總指揮部工作人員們，戰士們，客人們。

① 原文意爲『怪人』或『可驚奇的』。

② 原文意爲『喜歡亂嚷的人』，或『好吹噓的人』、『饒舌者』。

③ 原文意爲『不聲不響的人』。

④ 原文意爲『本地人』。

⑤ 原文意爲『憂愁的人』。

——這些人的姓名在原文裏都有雙關意義：姓如其人，亦可能有這樣的姓，但譯成中文頗爲困難，故仍拼音。

第一幕

第一場

前線總指揮辦公室。牆上有地圖。總指揮戈爾洛夫在地圖旁邊。副官上。

副官 總指揮同志，前線報編輯、團政治委員梯希，和特派軍事記者、營政治委員●客里空同志請求您接見五分鐘。

戈爾洛夫 讓他們進來。（拉繩，牆布裏露好地圖。靠桌坐下，開始寫字。記者客里空和編輯梯希上。客里空腰間佩着非常大的駁壳槍，胸前掛着『來卡』照像機）請坐，我馬上就……（擱筆）叟●，拿筆桿子的，有什麼事？（笑。梯希和客里空起立。）

客里空 我很榮幸，代表京城報紙編輯部向您，前線總指揮同志，您，勇敢的將領，致

● 領軍職或官銜，主要工作仍為編輯和記者。

● 『叟』——俄國人口頭語，有『喂』、『哼』、『呵』、『怎麼』、『難道』、『得了吧』、『真的麼』……等語意。

熱烈的慶祝。我今天接到電話，您得勳章的命令已經登載在我們報紙的第一版了，他們指定我寫一篇關於您的文章，我非常高興地寫了三百行的稿子。爲了不致有什麼差錯，請告訴我，您是那一年獲得第一個勳章的？

戈爾洛夫 在一九二〇年。

客里空 （記下）對。第二個呢？

戈爾洛夫 第二個——在一九二一年。

客里空 真了不起。第三個呢？

戈爾洛夫 在紅軍二十週年紀念日。

客里空 好極了。（寫）第四個呢？

戈爾洛夫 第四個，那就是今天。

客里空 哦，是的。請原諒，請原諒，請您允許我照一個像給京城的報紙。

戈爾洛夫 （微笑）也許用不着吧？

客里空 不，不。全國人民都應該知道自己傑出的將領們。一分鐘。（對準照像機鏡頭）這

樣。不要動。好了。再照一次。側面。好了。謝謝。請原諒，總指揮同志，電報室今天拒絕拍發我的稿子。我一共只兩篇文章——一篇是寫戰士英雄們的，另一篇是

寫您的。特別請您幫忙。

戈爾洛夫 誰欺負你了？

客里空 政治委員。說——太長了，要縮短些。但是這樣的材料，難道是可以緊縮的麼？

戈爾洛夫 寫我的那倒請便，縮短些也可以的。至於寫戰士們的——那就不行。

客里空 怎麼也不能縮短。那會牽動文章的整個結構的。這是文章的佈局和體裁……的問題。

戈爾洛夫 喲。好吧，好吧。你們拿筆桿子的就會講究什麼結構啦、風格啦，還有，你們說的，什麼文體？真是一本糊塗賬。我們當兵的，頭腦簡單。和我們說話要直截了當，一是一，二是二。你就說：總指揮同志，幫幫忙呀，而我們只要力量做得到，一定幫助的。（按電鈴，副官上）接赫利朋的電話。

副官 赫利朋少將在這裏。他剛來的。

戈爾洛夫 叫他來。

副官 是。（下。）

戈爾洛夫 我喜歡你們這一行的人，尊敬你們，只是，你們寫的少，工作完成的也少。

你何不多到火線上去走走。那兒這樣的材料可……

客里空 假如能在火線上生活，那我高興極了。但是，我是這一整個前線的特派記者，應該留在總指揮部，便於做全面的報導。但是請放心，我在這裏得到材料，就把它整理出來。我已經發表過一百零五篇描寫英雄的文章。對於我，重要的是事實，其餘一切我會創造的。

戈爾洛夫 這很好。應該多寫一些。

通信聯絡處主任赫利朋少將上。

赫利朋 報告，總指揮同志。

戈爾洛夫 請坐。你爲什麼要欺負新聞記者？

赫利朋 記者同志並沒有來找過我呀。

客里空 我找過政治委員同志的。

戈爾洛夫 去糾正一下他的腦筋，叫他不要給我欺負報棍子。這事情是需要的。人民

應該知道，我們是怎樣打仗的，我們有多少英雄呀。就爲了歷史也需要呀。是嘛，五十年後，人民翻開報紙看看，那裏面就像鏡子一樣，看得出來，我們是怎樣打過仗來的。這是件大事情。

赫利朋 是，總指揮同志。（向客里空）過點把鐘到我那裏去一趟。

客里空 謝謝。

戈爾洛夫 假如翻開我們的前線報，那裏面就很少看得到什麼。編輯同志，工作做得不好呵。

梯希 很抱歉，總指揮同志。請允許我向您領教，請您指示。我們好遵命，努力改正……

赫利朋 是呀，今天就幾乎整個一版都是廢話。

梯希 是關於通信聯絡的那篇東西嗎？

赫利朋 那裏是什麼通信聯絡。你們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已經報告了總指揮，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梯希 總指揮同志，這是我們記者和歐格涅夫軍長的談話呀。

戈爾洛夫（笑）你以為，在軍長腦袋裏就不會有糊塗的東西嗎？糾正過他們的腦筋多少

次了，尤其是歐格涅夫。他是歡喜在天上的雲彩裏過活的，而我們呢——是住在地上。有多大的本錢，就做多大的買賣。

梯希 很抱歉，但是在這件事上我認為……

● 俄國人常稱或自己戲稱作報紙工作的人為「報棍子」，帶輕視意。